

# 劉向新序

圖光寺本校正

五十六

三二

			五 二 七	漢 書 門
五 七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五 三 七	五 三 七	漢 書	
函	冊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27
冊數	5 ( 3 )
函號	298 7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劉向

新序卷第五

漢沛郡劉向著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  
 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  
 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跖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

新序

卷第五

十一

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  
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  
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  
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  
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  
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  
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

無其字

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  
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  
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  
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  
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  
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  
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  
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

枯作朽

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沿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

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鈎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鳧須造門願見

新序

卷五

七

新序

卷五

二

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  
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  
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  
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  
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  
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  
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  
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為右如  
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

日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翁然晉國皆  
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  
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  
此之謂也  
甯戚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  
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  
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餽牛於車下望桓公  
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  
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

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  
 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謔將任之羣臣  
 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  
 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  
 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  
 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  
 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  
 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  
 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  
 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  
 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  
 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

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

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

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罔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

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



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剝人之腹墮入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室久人亦必慮室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贄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入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

入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入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

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法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脫教戰教勝文侯曰  
七字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去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去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

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

新語  
卷五

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

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末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玉。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

無相字

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  
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盈矣遂以自賢驕盈  
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  
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  
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  
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  
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  
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官室空虛身亡逃竄  
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

不哀哉公王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  
覺追而喜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  
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  
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  
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  
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  
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  
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  
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論者也悲

宋昭王別提  
王作公

雜序 卷五 世二  
夫宋昭王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待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王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歎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

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爲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此。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

新序

卷五

世二

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  
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  
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王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王  
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王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魏蓋一旦而走五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  
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

縱縹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  
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  
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王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  
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王曰不然子  
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  
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  
弄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  
而掉慄危視而躡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

日作曰

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  
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  
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趨趨此  
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  
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  
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  
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

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  
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  
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  
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  
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  
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  
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趨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

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考與試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  
 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  
 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  
 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  
 而能服重致遠者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  
 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  
 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鼯試於釜竈之間

其疾未必能過貍鼯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  
 燕服翼試之堂廬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  
 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  
 銼使之與管橐決日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  
 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  
 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鐘鼓  
 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  
 也詩曰聽言則對諧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  
 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

新序 卷五  
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守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王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王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

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王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王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裁也宜白王之璞未獻耳

新序卷第六

劉向新序卷第五  
漢沛郡劉向著  
新安程榮校  
壬午三月念三日  
鈴木洋校

劉向

新序卷第六

刺奢第六

漢沛郡劉向著  
新安程榮校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  
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  
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

新序

卷六

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遠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鋪入曰：

七千之千作汗

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新亭

卷六

七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後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後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後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

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

及紂三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  
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三日耳  
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  
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待者曰仁人亦  
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  
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  
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  
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

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  
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  
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  
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此於此  
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  
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  
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  
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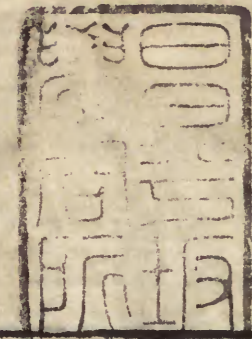
其園之柶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  
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  
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  
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  
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  
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  
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  
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

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  
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鞞者也吾將徙之  
其父曰吾恃爲鞞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鞞  
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  
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  
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造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  
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  
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  
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



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為費請以粟



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劉向新序卷第六

大政辛巳

同日洋校

新序

卷六

